

浮游有孔虫生态学的开拓者——马维骅博士

汪品先

(同济大学 海洋地质教育部重点实验室, 上海 200092)



马维骅博士(1929—1983)

(Dr. Allan W. H. B. 马维骅)

20 世纪早期世界上石油勘探开始不久,就发现有孔虫可以用来对比地层,于是微体古生物学突然发展起来;但当时用的只是底栖有孔虫。今天成为海洋研究中最为重要的化石门类浮游有孔虫,却是到了 20 世纪 50 年代才发现有地层意义,不过当时也只是用作一种年代标记而已。到六七十年代浮游有孔虫的生态学的研究发展起来,才把它看作生活在大洋里的生物,成为研究古环境、古海洋学的主要依据。但是我国的读者不见得都知道,浮游有孔虫生态学的开拓者却是一位美国的华裔学者马维骅(Allan B. 马维骅)博士。

不同于底栖有孔虫,浮游有孔虫很难人工饲养,这也正是其生态学难以研究的道理。然而随着浮游有孔虫的古温度分析、同位素分析的广泛开展,越来越迫切需要知道这些单细胞生物究竟是如何生活和生长的,不同属种的生境、习性究竟有何差异,学科的发展提出了科学创新的要求。“不入虎穴,焉得虎子”,马维骅博士和他的同伴们戴着潜水镜潜入加勒比海,在水下“捕捉”,并进而饲养这些外裹长刺、内含色素的单细胞生物,他的工作使得海洋界大开眼

界:原来深海海底沉积中这些白花花的壳片,活着的时候居然如此风光!他拍摄的显微照片上了顶尖刊物的封面,他的论文成为微体古生物和海洋地质工作者必备的文献。从热带海区到实验室,看起来全是生命科学的研究,结果回答的却全是地球科学的前沿问题,两大学科在这位大师的手中,融合得天衣无缝。1983 年他当选“库史曼有孔虫研究基金会”主席,成为国际微体古生物学界的领袖人物;直至今日,他的文章仍然被广泛引用,成为微体古生物学的经典文献。

马维骅博士是“文革”之后最早来国内访问的海洋学家之一,也是我们最早认识的国际微体古生物学家之一。印象最深、甚至令人意外的是他对中国抱有如此强烈的感情,尽管他出生在印尼、也几乎完全不会讲中国话,而对于中国的一切是如此有兴趣、如此热情,尤其是看见我们这些同行时,尽力想给我们帮助的心情,令人永远难忘。他来访的 1980 年,国内条件还十分困难,但他已经向我表达了以后回国来共同工作的愿望。1981 年我在德国和他通信,他把我的信纸拷贝后用红笔改正我的英文错误后再寄给我;1982 年我一篇国际论文稿寄到纽约时他正要上飞机,结果就在飞机上改好后立即寄回,速度之快使我收到时大吃一惊。他得知国内的同行因缺乏深海样品难以开展工作,就从拉蒙特海洋所收集了一大批岩心样品,准备带回国开展合作;岂料正在他准备起身回国之前,于 1983 年 10 月 13 日突然去世。没有这桩心脏病发的不幸事故,中国海洋微体古生物学发展的轨迹可能就会不同,至少会大大缩短与国际接轨的路程。

中国的近代史,其实是一部东西方文化碰撞和交融的历史,科学史也不例外。不仅是一代又一代的出国留学生,为祖国的科学文化做出了重大贡献,还有像马维骅博士这样的华裔科学家,同样抱着满腔热情为中国的发展出力效劳。这已经不能简单地用“寻根”两个字来概括,应该说华夏文化的向心力是当代世界上一种独特的力量。在纪念马维骅博士逝世二十周年的今天,最令人难忘的正是他海上劈风斩浪的开拓精神,和他作为华夏子孙的赤诚之心。